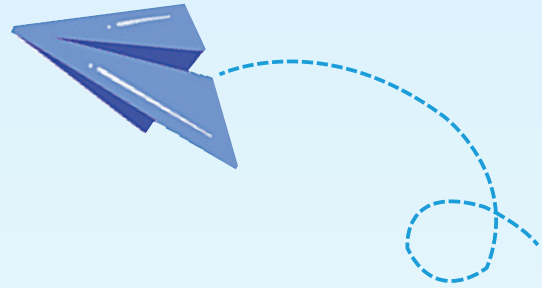


编者按:

全国两会期间,政协常委建议将9月30日定为“成人节”,并在每年国家宪法日全国统一举行成人仪式。一时间,话题冲上热搜榜,讨论度颇高。

作为自古以来重要仪式,成人礼代表着少男少女达到成人年龄,并从此迈向成人阶段。古时,汉族男子成年实行冠礼,女子成年实行笄礼;现在,不少学校举行集体成人礼,让学生跨过成人门、佩戴成人徽章等,仪式感满满。时代不同,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成人礼仪式,回想你的十八岁成人礼,有没有特别的庆祝方式?

我说“成人礼”



沉重的礼物

□ 章雄



十八岁那年,我读中师三年级,由于忙于学习,我已经几年没有帮家里砍过一根柴火,心里满是内疚。十八岁生日那天,父亲带我上山砍柴,我很高兴,母亲特地包了两个大粽子,灌了两壶水,给我们带上山。

以往父亲怕我累坏,在半山腰随便砍些细柴便下山,我背的柴火永远比父亲的细,也不及父亲的一半。那天,父亲对柴火特别挑剔,上到山顶才找到要砍的柴,而且找的都是硬柴火,每根都和手臂一般大。父亲边砍边“啧啧”称赞:“好柴,好柴。”

太阳渐渐偏西,父亲把柴火捆成大小一样的两份,坐在柴火上抽着烟悠悠地说:“儿子,你今天十八岁,能为家里分担责任了。”我抬起头看父亲,这才意识到我长大了,要和父亲挑一样的重担。父亲看我呆呆地望着山下,以为真要把柴火背下去,便哈哈大笑:“我们不用背柴下山,把它们滚下去就行。”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,笑了笑。

柴火滚到山脚耕地,我们开始肩挑回家。一百多斤的柴火压得我难以起身,蹲下两次才能勉强站起来。即便能站起来,走路也是摇摇晃晃,像醉汉似的。凹凸不平的柴火似乎在掐着我的网上肌,扎得我生疼。父亲走得很快,但没有扔下我,而是在百米开外等着我。

待我望见家里的房子时,月亮已经爬上东边的山顶。我拖着柴火一路走走停停,腰已经疼得直不起来。父亲的红烟头在前方亮着,像指引我前进的灯塔。尽管天已黑,但看到父亲的红烟头,心里倍感踏实。

后来,我的那捆柴火一直靠在门楼墙根上,它是父亲给我的礼物,一个特别的礼物,提醒我已长大成人。

小锄头的成人礼

□ 刘敬胜



我家弟兄四个,我是老么。因为没有闺女,所以父母一直把我当女孩看待。

小时候,农忙季节,父母总是带着三个哥哥下地,而我只能待在家里烧水、做饭。同样是男孩,为什么我只能在家里干一些女孩才干的活?我羡慕兄弟几个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锄头,锄头是父亲在集市上的铁匠铺锻造的,弯曲如鹤颈,锋利的锄刃泛着青光,锄把是一根稍短の木棍,光滑带有韧性。侧着身子,顺着地垄,锄头往前伸出去,再往后顺势向下,锄头入地,猛地往后一拉,垄里的野草便东倒西歪。当把一块地锄完,回望一垄垄没有野草的庄稼地,心里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。

往地里送水、送菜、送稀饭时,我也曾偷偷拿哥哥们的锄头,在地里装模作样地锄地,惹得他们呵斥,说我毁坏了玉米苗和麦苗。我的不标准动作,一度招来他们的嘲笑和奚落,可我毫不在意,继续锄地。

我经常问父亲,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锄头?父亲总会摸着我的头说:“等你个子再高点,长大了,我给你打一把更好的。”我刨根问底:“什么时候才叫长大呢?”父亲回答:“等你锄头的时候,你就长大了。”我思来想去,这不是什么都没说吗!

后来我就不再用,依旧在父母和哥哥们到地里忙农活的时候,帮忙烧水、送饭,照样拿着哥哥们的锄头偷偷锄地,动作越来越标准,越来越熟练。

我考上初中的那年暑假,一天早晨睡意朦胧中,父亲用粗糙的大手摩挲了几下我的脸,说:“胜子,快起来,看看我给你买的啥。”我睁开眼,看到父亲手里的东西,立刻坐起来。父亲手里拿的是一把崭新的锄头,锄头比哥哥的小一圈,锄把也是铁的,与锄头连在一起。父亲说:“胜子,这个锄头是你的了,以后你替母亲下地,她在家做饭。”

我赶紧穿衣起床,扛着我的锄头,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跟在父亲的身后,和哥哥们一起向庄稼地走去。这一刻,我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。

雨中的成人礼

□ 李钊



每个人对成人礼仪式和年龄标准的认知各有不同,对我来说,在某一时刻认识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,尽心尽力为父母做些事情,实现自我的蜕变和成长,一场“成人礼”才算真正到来。

我是家里的独子,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。2005年高考,我发挥失常,成绩只达到三本线。父母本想让我复读,可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。因为自己的任性,给父母出了难题:三本院校的平均学费是大专的三倍,第一笔学费需要2万元,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来说,是很沉重的经济压力。面对倔强的我,父母毫无办法,思索再三,最终还是决定让我读三本院校。

当时的我将自己封闭起来,却不知道生性要强的父母在借钱的过程中,挨了多少白眼,受了多少冷言冷语。在开学前一周,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,父母告诉我,学费已经凑齐,让我不要担心。而在进入大学一个月后,我才知道,为了给我凑齐学费,父母把家里的房子卖了。

大学期间,我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做兼职,发传单、端盘子、跑腿、扮玩偶,在这个过程中,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已过多注重自我的感受,让父母谋生

艰难,愧对他们的爱和付出。我想为父母做些事情,但找不出任何能帮他们做的事。

大三暑假,家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,一直租房居住的父母借了部分钱,在小城买了一套不大的房子。父

母都要上班,没有时间盯装修的事情,看到邻居放手将装修交给工人而出现质量问题,他们很担心。当他们试探着跟我说:“你正好放暑假,去盯盯装修。”我毫不犹豫地答应。两个月时间里,我每天拿着书守在装修现

场,装修师傅每完成一小步,我都会仔细检查。

父亲一有空就拉着我去买建材,还会问我的意见,我也乐于跟父亲说我的看法。那天碰巧是母亲的生日,从建材店回家的路上,我和父亲被一场暴雨困在一处屋檐下,原本很少沟通的我们,此刻像朋友一样聊天,父亲说起我的童年趣事和工作上的事,我也向父亲倾诉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惑。这样的交流以前从未有过。

雨停后,地上积水很多,一处无法绕过的长水坑挡住我和父亲的去路。父亲准备脱掉皮鞋赤脚走过去,穿着凉鞋的我立马对父亲说:“我背你过去吧!”父亲有些意外,看了看我,低声说:“好。”背起父亲那一刻,我想起自读中学起,从未和父亲有如此亲近的接触,父亲的体重比我想象中轻,我甚至能感受到背上传来的微微颤抖。蹚过水坑,父亲走到我身边,拍拍我的肩,感慨地说了声:“儿子长大了。”我看着父亲的侧脸,发现父亲头上已布满白发。

这场雨中的“成人礼”,让我真正认识到父母对我的付出,也让父母看到了我的成长。待我们回到家,为母亲庆祝生日时,我端起一杯米酒,第一次对父母说出:“谢谢爸妈。”

十八岁的雨季

□ 钱先峰

那年高三下学期开学,女同桌打开她上了锁的笔记本,放在我面前,叫我在空白页写上几句祝福的话。我匆匆写了几句,落款别出心裁:十八岁的雨季。她会心一笑,因为她写给我的纸条上,也曾落款:十八岁的花季。

高中最后一个学期,作业陡然增加,九门科目的试卷一张接着一张,堆在课桌上像一座小山,压得我们喘不过气。每个人都成了答题机器,忙得脚不沾地。各科老师反复强调高考的重要性,台下的我们心跳加速,那种紧张的氛围如临大敌,仿佛高考落榜就得回家种地。

二月底,午休结束铃刚响,班主任匆匆推开教室门,拍着手掌喊道:“大家都别睡了,去洗把脸,等会儿到操场集合,参加百日誓师大会。”我抬起头埋在杂志里的脑袋,傻眼了,时间过得真快,只剩100天就高考了,我还落下很多功课,不知从哪补起。

数百人的队伍排列整齐,统一着蓝白相间的校服,站在阳光明媚的午

后迎接一场成人礼。老规矩,先是校长致辞,接着是师生代表发言,最后是年级主任作简要发言:“大家都是同龄人,今年都年满十八了,那么就让汗水来浇灌这一年的耕耘吧,在六月结出硕果。”最后一项是年级主任带领我们一字一句宣读誓词。多年后,我只记得开头:“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宣誓……”后面全是四字词语,有对复习计划的指点,有对人生转折点的诠释,有对美好未来的期待。仪式结束之际,掌声雷动,一场特殊的成人礼在那年二月落下帷幕。

第二天早读时,班主任把一本制作好的高考倒计时日历挂在黑板右上角。我清楚地看到,日历上显示99天。从那天起,我开始给自己制定复习计划,按照班主任强调的“强强补弱”方法,有针对性地复习。我把以往爱不释手的杂志、课外书统统带回家,锁在书柜中,高考前不再再添课外读物。语文老师叮嘱我:“文学梦随时可以起航,高考要紧。”我抛弃所谓的难为情,鼓起勇气向成绩好的同



学请教数学题,坚持把课本例题吃透。我不再害羞,英语课上大胆举手,哪怕答错也比不吭声要好。我每天早起背诗词和单词,晨跑、上厕所也会摸出随身携带的小册子背数学公式,下晚自习还愿意回寝室,坚

持多刷一道数学题。每天充实而忙碌,像不停旋转的陀螺,只为六月最后一战。

回想我的成年礼,我站在数百人的队伍里振臂高呼,我很荣幸,因为那是青春的注脚。

被父母牵挂的“成人”

□ 马海霞



我读大学时,电话还未普及,平时靠书信和家里联系。

我爱好文学,和同学朋友通信文思泉涌,满腹知心话付诸笔端,笔聊不停,但一写家书就犯愁,绞尽脑汁也不知如何下笔。每次写家书只有一页纸、一行字:“爸、妈,我一切安好,勿念。”和父母之间,面对面交流有说不完的话,一旦把唠嗑上升到文字,怎么也写不出一段话来。

一天,我写了家书,因信封和邮票没有存货,只好托同学到附近邮局帮买,再把信封填好寄出去。和家信同时寄出的还有一封写给在上海读大学的女同学的信。

收到信后,母亲会寄来回信:“来信收到,在外好好保重,吃好喝好,勿要想家。”家书一来一往,内容都是固定的几句话,但寄走寄来的却是千斤重的平安。

母亲回信很及时,当天就把回信寄走,家书从学校到家再打个来回顶多一周时间。那次却是个意外,父母比家书先到学校。他们解释:“村里有车路过,搭顺风车来的。”

那天是我18岁生日,父母带我去饭店吃了饭。母亲语重心长地说:“成年了,就是大人了,人这辈子会遇到许

多大事,咬咬牙都能挺过去。”父母在学校待了三天便吵着要走,我本想多留他们几日,领他们逛逛,但他们执意不肯,说家里的鸡、鸭、猪托邻居照管,在外时间久了不好。

父母走后,我收到上海同学的信,她在信中骂我怎么把家书寄给她了。那时我才恍然大悟,同学把我的两封信弄混,我写给女同学的厚厚一摞信纸错寄回家了。那段时间,我因失恋心情低落,在信中和同学倾诉,写到伤心处,免不了负面情

绪爆棚,父母应是看到这些,担心我,才连夜赶来。多年后,我才知道,那次父母来看我,根本不是搭顺风车,而是乘火车来的,因为没有买到坐票,站了一天一夜。父母在学校待了三天,见我情绪稳定,能吃能喝,才放心回家。

母亲含蓄,知道我错寄了信,但并未点破,而是借着我的生日,说了几句大人该有的处事态度。现在想起因那封错寄的家书,让父母千里为我而来,心里还是愧疚。

《聊客》

欢迎那些充满智慧和调侃的文章、那些妙趣横生的观点、那些个性化的语言,篇幅以600~800字为宜。新鲜作者请联系我们——

QQ: 235607346
邮箱:lbwkiaoke@163.com

(本版漫画均由 韦富裕 绘制)